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窺視玲瓏島

上回書說到：八卦山試五絕藝，海川試平行十三丈五，望雲亭上拿二小，不想是假人，他眼睛裡頭都要噴出火來了。北俠走過來道：「兄弟，別生氣，這裡頭另有原因，你千萬千萬別著急，咱們大家先回央戊己土大廳，有什麼話再說吧。」童林看著哥哥秋田，不能再說別的了，連於爺和侯振遠都勸：「兄弟啊，消消火，事情有個完，咱們到底聽聽是怎麼回事。」大伙兒一塊走了，兩個魚皮人也拿走了，一直來到大廳。二爺胡元霸先派人準備臉水，大家擦臉嗽口，正喝著，這時，李昆也給救過來了，李太極往那兒一坐，兩眼發直。海川問北俠秋田：「哥哥，我問問您，您說有什麼原因啊？」北俠秋田就把自己一來直到現在，包括四、五、七莊主另設計謀之事全說了。然後接著又辯道：「兄弟們，於老哥哥和王老俠比咱們大伙兒的歲數都大，經驗也多，振遠啊，你說你辦的這事對嗎？」老俠侯振遠臉紅了：「哥哥，真沒想到太極公寬仁大義，我算拿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了。」侯振遠得承認，真的我拿人家李昆當個英雄，就不應該去杭州，而應直奔這來。杭州，金龍鏢局，黃燦、潘龍的事情要緊，還是海川的國寶事情要緊啊？看來，本末倒置了。海川聽完了點頭：「唉，要不怎麼說李太極公是好人呢。」便衝著李昆一抱拳：「太極公，您的苦衷我知道，我們就不用再提了，這裡頭我跟我哥哥侯振遠有很多的不是之處，但是請問您一下，鐵臂羅漢法禪這些人帶著國寶、二小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就這一句話，李昆身上彷彿卸下五千斤份量來，他說：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，我們還是想法找法禪拿二小請國寶才是。」老俠侯振遠在李昆的面前一抱拳道：「太極公，看來有很多的事情，我們做得不到家。這叫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啊。我總認為帶著海川來也是往返徒勞，沒想到太極公你是如此的高明，好吧，咱們事情就算完了。現在我們就是打聽打聽這兩個人落在哪了。」李昆說道：「八弟，這不是眾位俠客爺說了嗎，你到船塢打聽一下，他們調的什麼船，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田八爺走後不一會兒就回來了，臉色不對，皺著眉，好像很為難。田八爺對李昆低語道：「哥哥，他們到大爺那去了。」「啊！」李太極臉色一白：「這可壞了。」大伙兒都不明白，李昆李太極才把事情細說清楚。

原來在八卦山的東北方向，順著南盤江下遊走四十里水路，在江中心有個島，叫玲瓏島。玲瓏島的大寨主是李昆的大師哥，他複姓司徒單字名朗，闖蕩江湖有個美稱九尾宗彝世界妙手。司徒朗跟李昆是一個村裡的人，都是昆明縣北四十里地，這個村子叫李各莊。李昆是李各莊首戶大財主，父母雙亡，家資萬貫，使奴喚婢，有很多的人，但是一輩子無所好，除去讀書以外，就是喜歡練武，可是得不著好老師。村西口路北有一個酒館，兩間門臉臨街，進了這酒館往後有個避風門，過去之後是一個小院。三間北房，東西廂房各兩間。院裡頭很乾淨，放著一點農具，看來是種地兼做小買賣。掌櫃的複姓司徒單字名朗。這個人爹娘都沒有了，他的長相十分兇惡，個不高，猴形臉，窄腦門，臉的正中還有一塊白錢癩。本村的人對他沒好感，而且這人脾氣很暴。這天，來了不少喝酒的，都坐在那兒喝著酒，說著閒話，司徒朗伺候著。

這個時候，打門口進來一位老仙長，司徒朗一看這位仙長，真是風采可愛，仙風道骨，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，細條的身材，面似三秋古月，三絡墨鬚，修眉朗目，鼻直口正，一對元寶耳，身上穿著一件古銅色道袍，佩寶劍，高挽發簪，金簪別頂。司徒朗一眼看見這老道，滿臉春風過來了：「哈哈，老仙長，喝點酒嗎？」「不錯，山人想喝點酒。」「啊，那邊請。」司徒朗讓這老道坐在一張桌上，給他拿著兩盤菜來，又燙了兩壺酒，讓老仙長喝上了。等喝完了以後，司徒朗過來問：「您還喝嗎？」「無量佛，謝謝，我不喝了。」「噢。」司徒朗把傢伙都拿走，然後過來說道：「啊，錢不多，兩吊四百錢。」老道爺一掏錢：「哎呀！無量佛，貧道我這一次離開廟，出來急了點，身上忘了帶錢了，你能不能給我記一帳？過兩天我從您這路過，再加倍奉還。」「道爺，沒關係，您一個出家人又喝不了多少，我這小酒館再賺不了錢，賺出您這份來還不算什麼，道爺您請吧，給不給的沒事。」「噢，謝謝檀越。」老仙長走了。沒想到第二天老仙長又來了，還照樣要了兩壺酒，司徒朗還照樣給準備好菜，然後司徒朗忙別的去。吃完了以後，司徒朗歸置傢伙：「道爺，還是兩吊四百錢。」「噢，不多，我可真對不起您，我記得我拿著錢了，沒想到一粗心我又忘在廟裡了。」「沒關係，哈哈，您走吧，我給您記上帳，什麼時候您想來您就來。」嘿，第三天老仙長又來了，喝完了酒以後，司徒朗收拾完傢伙，一要錢，老仙長還沒有，說：「不瞞您說，貧道今天買了幾斤豆腐，我把這兩錢全都花了，過幾天我化著緣再給您吧。」司徒朗有些不樂意，但是臉上沒帶出來：「道爺，行啊，您請吧，沒關係，明天有工夫您還來。」「是是是，我打算在這坐一會兒。」「行啊。」

司徒朗一拉避風門往後頭去了。在後頭乾著活，瞧這避風門一動，老道長奔後院來了。司徒朗心說：這道爺幹什麼，喝了三天酒不給我錢，讓他走他不走，他怎麼還溜到我後院裡頭？老仙長進來以後笑著問：「無量佛！檀越你貴姓啊？」「您要問我。複姓司徒單字名朗。」「哎，司徒，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「啊，十九了。」「噢，十九歲，好歲數。我看你腰板、腰腿都不錯啊。」「嗨，不瞞您說，我從小就好練，可是沒有名師，這二年由於家計，沒法子，父母沒有了，我得湊和著謀生吃飯，開了這麼一個小酒館。掙個錢，所以我把功夫就擱下了。」「噢，你還很好練武啊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貧道欠你的酒錢我是還不了啦，我會兩下武藝教給你，成不成呢？」「哎，道爺，那我求之不得呀，我可不知道您會什麼樣的武藝？」「你瞧這個。」老仙長並食中二指，旁邊有一塊木頭，照著木頭上一戳，嘍，把這手指頭杵進去一寸來深，跟著拔出來了，手指頭什麼毛病沒有。司徒朗的箭翎耳一晃：「這，這了不得了，道爺，您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哪！您既然看得起我，我就是您的弟子了。老師請上，受弟子一拜。」司徒朗趴在地上給道爺磕頭。道爺說：「徒兒，起來吧，咱們就是師徒了，我教你能耐，你一天管我三頓酒飯吃，不論好壞，吃飽了就行，我瞧你這屋裡頭還寬綽，你把屋裡收拾收拾，我就在你這後院住下了。我收你，但是有一樣，跟任何人不能提，你只要是一提，咱們可是說清楚了，我立刻就不教你了。」「師父您放心吧。您瞧北屋裡就很寬綽。」司徒朗把仙長領到北屋裡，又把東屋收拾出來作為功房。

從這天起，司徒朗就跟老仙長練上功了。光陰荏苒，轉眼就是三年，經人家這位老仙長一指點，司徒朗的能為大長，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，司徒朗守口如瓶。吃完早飯以後，老仙長要打一會兒坐，司徒朗剛到外頭，這個時候，一推門進來一人：「哎，司徒掌櫃的。」「啊，管家、管家。」司徒朗知道這是東村口路北李公子他家裡頭派來的家人，便問：「貴管家，什麼事呀？」「我們公子爺家裡來了幾個朋友，打算喝點酒，您給送五十斤酒去吧。」「好，我這就去。」打了五十斤酒，滿滿一罈子封好了，司徒朗攔在肩膀上打酒館出來，穿十字街往東，來到李昆公子爺的家裡。家人一瞧：「哎，喝，掌櫃的，您給送來了。」司徒朗把酒交到門房，見院裡站著垂手待立的家人有二十幾個，挺精神。李昆也把長大的衣服脫了，辮子盤在脖子上，正在打拳。司徒朗一看，您想，司徒朗跟那位道爺練了三年，不管人家道爺教的什麼能耐，也比李昆他們這玩藝兒練得強得多呀！李昆練完了以後一瞧：「喲！這不是酒館司徒掌櫃的嗎？」「李莊主，哈哈……你這功夫可練得不錯呀。」「哎，誇獎，誇獎，怎麼著掌櫃的，我練的這玩藝兒你也喜歡嗎？」司徒朗面有得意：「這個，多少懂得一點兒。」李昆聽了吃驚：「那麼您看我這功夫怎麼樣？」司徒朗一撇嘴：「你還沒功夫呢，哈哈……，你這功夫是費飯的功夫，談得到功夫嗎？」司徒朗這口氣太大了。

李昆還算有涵養，沒說什麼，旁邊這幾位不樂意了。李昆說：「掌櫃的，看來你是內行啊？」司徒朗一陣狂笑，這才是他的真面目，真正的性格。司徒朗說：「不敢說內行，比你們這幾位強一點兒。」這些人不服氣：「那麼您打趟拳我們看看。」「好吧！」司徒朗也不客氣，他把衣服掖好，邁步過來，往下一矮身「刷」一伸手。「哎，李昆可就愣了，人家這功夫可跟李昆練的那玩藝兒不一樣了，肩架步伐都很好，司徒朗「叭叭叭」練完了之後，往那兒一站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「哈哈……李莊主，你看我這功夫怎麼樣啊？」李昆躬身施禮：「哎呀！司徒掌櫃的，我跟您是一個村的老鄉親，您這功夫可了不得，您打的這趟拳，我瞧著眼花繚亂，太好了！勝我萬萬倍。」

那幾位也服了：「喲，真是的，您這功夫可真不錯，您跟誰學的？」司徒朗搖搖頭：「這個別打聽，哈哈……回見，回見！」他作了個揖就要走。李昆一想，自己有志練武，這機會難得。李昆就不讓走了：「司徒掌櫃的，您可不能走，無論如何，您也得告訴我，您的老師是哪位，我一定求您轉達我要拜他為師，我跟他也學點功夫。」司徒朗也知道師父說的話，他不敢答應，便說：「你這兒人挺多的，我不能說，更不敢答應你，回見回見。」他又要走，李昆攔住：「別價別價。走！你們都走！」李昆把這幾位朋友都轟了，然後把司徒朗請到客廳，泡上茶，小心翼翼的伺候，他很沉著地說：「掌櫃的，我謝謝你，我李昆一生好武，苦於不得名師，我看您這功夫確實是名師所傳，您無論如何也得教給我，您看怎麼樣？」

司徒朗決意不說，因為是老師有話，任何人不准告訴。但是這李昆的盛情難卻呀，但說：「你要問，我只能告訴你，教給我的這位老人家是位出家的仙長，到現在姓什麼叫什麼我還不知道，在我家住著呢，跟我說不准讓別人知道，不讓我提，只要一提，老仙長站起來就走，你看這怎麼辦。」李昆一擺手：「不要緊，我到那兒給他磕頭去，我把他接到我這兒來，我這兒寬綽。」司徒朗說：「我也這麼想，把老師接到你家來，一切吃穿用都比我那兒強得多。」

李昆馬上傳底下人套車，跟著司徒朗來到酒館門口。車子停住，司徒朗一招手，帶著李昆往裡走。一直來到後院北房，挑簾進來，老仙長在這兒正坐著養神哪。司徒朗叫聲：「師父。」李昆搶進幾步，「撲通」就跪在地上。

老仙長一看李昆細條身材，細腰窄背，二十來歲，雪白的臉蛋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通關鼻樑，四方口，一對元寶耳，漆黑刷亮的一條大辮子，穿著一身銀灰色衣服，煞著絨繩。確實是長得風流瀟灑，一團正氣，個個不群。老仙長問道：「無量佛，你是誰？快起來，徒兒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司徒朗也跪下了：「師父囑咐我，讓我絕對不跟別人提，可這個年輕人是咱們村的首戶財主，家裡的條件十分好，我覺得師父在這兒住著有點委屈了，您這麼大年紀，要吃的吃的不好，要喝的喝的不好，我想孝敬您一身衣裳，都孝敬不起。師父，您收個有錢的徒弟讓他把您接走，我到他那裡練去。」「無量佛，有錢沒錢，但看你資質天賦如何，如果你資質天賦好，即便說師傅要著飯，老師也願意把功夫傳給你；如果你資質天賦不成，不是練武術的身材，即便你成天拿御宴招待，貧道也不能接受啊。」「師父，他行，您瞧他這身條，他練得也不錯。」李昆也一個勁地央告：「師父，您就跟著弟子走吧。弟子一定很好的孝敬您。」老仙長只好點頭。

大家打酒館出來，老仙長上了車，司徒朗和李昆跟著，來到李昆的家中。

屋裡的陳設十分講究，請老師進來以後，哥兒倆正式拜師。再說村裡有個小火神廟，火神廟裡頭有個窮老道，此人姓呂名瑞字德興。老仙長到這一帶來，先就住在呂瑞的廟中。這個老道雖然窮，但是為人憨厚老實。這會兒，老仙人讓李昆派人把呂瑞也找來，這樣，師兄弟三個同堂學藝。

過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老仙長把司徒朗一個人叫到屋子裡，說道：「徒兒，以後你準備幹什麼去呀？」「弟子要回去照顧買賣了。」「徒兒，你跟我練了三年多了，為師覺得對不起你。」「唉，師父，這是哪的話兒啊，只是弟子孝敬不到，對不起恩師教訓之恩。」「唉！我跟你說實話得了，徒兒，你的相貌十分兇惡，為師想如果真的要傳授於你，恐怕將來你在外頭惹事生非，越理胡行，為師的門戶中有一條戒律，就是不准藝傳於匪人，我看你就是這類人，所以這幾年來，我都沒教你真能耐。人怕久挨金怕煉，孩子，你是面惡而心善。」司徒朗聽完趕忙跪下：「哎喲！師父，您誇獎了，不瞞您說，弟子我長得這樣，我有什麼法子？」老仙長點頭：「得了，從現在起，我要教給你們三人三種能為。教李昆太極十三式，教你暗掌打穴，一招手照某人身上打一巴掌，被打的這個人當時也不理會，什麼毛病沒有，其實這是照穴道打的，一個半月准死，十分厲害。」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就二十年啊，李昆、呂瑞、司徒朗的功夫全出來了。呂德興能為不大，但是老仙長教給他一種東西，叫五毒大葫蘆，裡頭全都是配的五毒汁，只要一拉千斤墜兒，「滋」葫蘆口一開，從裡頭冒出一股子壞水來，打到人身上就爛，非百草霜治不了這五毒汁。

一天，老仙長把他們三個人叫過來說道：「從此以後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你們的功夫都出來了，為師也要四海雲遊數年。」三個人跪下了：「老師呀，二十年耳鬢廝磨，教弟子將來能夠成名天下，蒙您的春風化雨，我們應當知恩報德，您老人家也這麼大年紀了，何必還要到外頭去呢？再說，您老人家的名姓，我們三人還不知道呢！」

老仙長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！男兒志在四方，我是個出家人，我願意雲遊天下，再說多年沒離開雲南本地了。要問為師名姓，記住了，我是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天師嫡派四大名劍、三爺張鴻鈞的長門弟子，太虛上人莊道勤。」老仙長莊道勤把自己的事全說了，哥兒三人皆大歡喜：「謝謝師父。」

從此大家分手了。司徒朗的小酒鋪也關了張，自己帶點兒銀兩，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闖蕩，三年的功夫，暗掌打穴他就治死一百多人。不管人家是好人是壞人，只要他看不上眼，他就打你一下暗掌，讓你到了時候死去。但沒有不透風的籬笆，結果他這件事讓老仙長莊道勤知道了，莊老仙長這才明白：「哎呀，我到底還是藝傳於匪了。我非把司徒朗殺了，我不要他這個徒弟！」老仙長佩著「落葉秋風掃」寶刀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尋找司徒朗。司徒朗知道以後，他跑了，坐海船下了西洋。

這時，李昆、呂瑞都知道了，兩個人打家裡出來找著老師，跪在地下央告：「師父，您回家吧，師徒之情呀！我師哥再不好也是您的弟子，多年的心血培植，您見著他，可以勸他，無論如何，您不能殺他，絕了師徒之情呀！」

李昆掉著眼淚，呂瑞也哭著一個勁的念佛，總算把老人家勸回了雲南。

司徒朗裝著啞吧，來到了大西洋。他在工廠裡頭當苦力，但是，他心眼非常的靈，暗中學人家轉輪走弦各種消息機械。光陰似白駒之過隙，轉眼十二年。他想，十二年了，老師要在的話，也就不記恨前仇了，於是就坐船回來了。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闖蕩，闖出個外號，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。

彝是一種猴，最孝母不過，只要發現果子，好吃的它先孝敬它的長輩。按理說，占一個孝字，司徒朗這個人不會太壞，功成名就了，自己從北幾省來到雲南一打聽，才知道呂瑞自己修了一座小廟與世無爭，而師弟李昆已經成了大名，人稱混元俠逍遙叟，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。司徒朗知道後一撇嘴，「哼，他成名反倒在我前頭了。」

司徒朗來到金家渡口，這兒有個酒店，他進去喝酒，又問酒店掌櫃的：「你們這個酒店怎麼在這兒開呀？」金榮答道：「噢。這裡是金家渡口，坐船往北去是八卦山，山裡大部分都是武林同道，我這兒準備一個酒館，請人家在這兒歇歇腳。如果有進山沒船的，我也可以給找只船，幫幫忙。哈哈……，買賣不為賺錢。老爺子您有什麼貴幹哪？」司徒朗一笑：「噢，你們這大莊主是誰啊？」「混元俠逍遙李昆李太極，我家的大爺。」「噢！好好好！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「哎喲！不知道您哪。」「我是他親師哥。」

「這麼說您是司徒老英雄？」「哎，你姓什麼？」「我叫花斑豹金榮。這兒還有我弟弟金亮。」司徒朗點頭：「你們既是八卦山的人，我要見李昆。」

金榮答應：「不錯，我是八卦山的，老爺子，您在這兒等會兒，我進山給您通稟一聲。」金榮坐船進山，面見李昆把這事一提，李昆趕緊帶著兄弟們迎接出去，到酒店拜見兄長，趴地下磕頭。把司徒朗請進了八卦山。司徒朗一看這地方，真是一夫當關萬眾難攻，四水團圍，群山環抱，越看越美。李昆款待兄長，準備酒宴，給哥哥接風洗塵。後來，每天哥兒倆都在山裡山外轉悠，李昆始終不敢提師父找他的事，李昆從心裡怕他。

這天，哥兒倆吃完飯以後，司徒朗可問：「師弟呢？怎麼來了這麼長的時間，還沒見到他哪？」「師弟在後山朝陽峰那兒，我給他修了一座小廟，他自己也化了一部分錢，就在那兒湊合著住呢。每天除去練練功夫，就是燒香唸經。」司徒朗點點頭：「哎，我問問你，這麼多年了，師父沒找我嗎？」

司徒朗當年風聞著師父找他，他才跑的呀。李昆一笑：「師哥，說真的。您老人家不提，小弟不敢說啊！您在江湖路上殺了不

少人，師父十分震怒，一定要找到您，把您的武藝收回了。我跟師弟兩個人，把師父找回來苦苦地跪下叩頭哀告，師父總算消氣了。」司徒朗大笑：「哈哈……師弟，謝謝你啊！還有呂師弟。」李昆擺手：「您也別客氣，師哥，無論如何，再入江湖路上，您可別那麼乾了。師父確實真生氣了。」「這你放心。……不過事情還得由著我，我想怎麼著就怎麼著，你別看師父跟我發火，真要見著我，兩句話，師父就沒火了。你知道我這些年上哪兒了？」說著話，司徒朗顯得洋洋得意呀。李昆搖頭：「哥哥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們把師父勸回家，立刻派人找您，可怎麼也找不到了。」「嘿嘿，告訴你吧，我也聽說師父要殺我，我從鹿耳門出了國，乘坐海船，走了不少日子，到了大西洋。哎呀，人家說話咱又不懂，真不容易。」「哎喲，哥哥！背井離鄉，撇家舍業，您怎麼去那麼遠，又怎麼回來了？」司徒朗不以為然：「你不知道哇，萬里人走萬里路，十二年，裝啞巴，誰也不知道我會說話！我暗中偷學了人家的轉輪走弦各種消息埋伏。就你這個地方，你弄這八卦連環堡幹什麼？你花上一部分錢，哥哥我給你修上消息埋伏，不用一兵一卒，就把整個八卦山看管的鐵桶相似，鳥都難飛進來，哥哥就有這把握。」司徒朗高興，唾沫橫飛，想著要在師弟的眼前展展才。李昆是個忠厚人哪，說：「哥哥，我謝謝您，我在八卦山裡頭，種地納糧。雖然養些莊兵，但不打家不劫舍，不胡做非為。您說我修那玩藝兒幹什麼呢？我不做犯法的事啊。」司徒朗不愛聽了，第二天就不辭而別。李昆發覺自己說錯了話，趕緊就追，結果司徒朗坐船走了。

司徒朗順著南盤江就往東北方向下來了。他想：姓李的，我司徒朗好心好意讓你拿出倆錢來，我給你修造消息埋伏，讓你住得踏實，你反跟我說這個！你犯法的不做，犯惡的不吃，你不打家不劫舍，難道說我就是賊嗎？總有一天，我找到一處地盤，修造好了以後，把你找來，我讓你看看，弄不好我治治你。司徒朗這人，六月天氣，後娘的臉，說變就變。

這只船順著南江往東北方向來，出去有三十多里地，眼前發現了一座島嶼。司徒朗一瞧四水團圍之中，出現了一片山，這山跟蘑菇頭一樣。司徒朗告訴船家，「奔山根兒那邊去。」船家一聽嚇壞了：「哎呀！這位老爺子，那個地方不能去。聽說那裡頭有山王呀，專門在水上使漂兒，斷道劫財。老爺子這麼大年紀，您又何必呢？」「哈哈哈哈哈。斷道劫財？看他劫誰，他要劫我，那是他找死！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辦。」船越來越近，忽然山根兒底下傳來「噲啾啾」一陣銅鑼響，接著出來十幾只小船，最後出來一隻大船。

船隊過來後，就把司徒朗這只船給橫住了。司徒朗一看，船上有兩把金交椅，坐著兩家寨主，兩旁邊站著嘍囉兵足在四、五十個。

這兩人長得好兇呀！上垂首坐著的這位是個高個兒，大鼻子頭，深眼窩兒，紅眼珠兒，厚嘴唇，黃頭髮，黃焦焦的鬍子，穿著一身藍衣裳，煞著絨繩。有兵丁在後頭給扛著一條軍刃，叫龍頭懷杖。下垂首這位紫臉膛，也是個高個兒，黑黑的鬍子，黑頭髮，挽著辮子，一身藍，也煞著絨繩，肋下佩著一口拖刀。有一個報頭的兵丁，手裡頭拿著一把小片兒刀。瞧見司徒朗這只船，用手點指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要在此地過，留下買路財。」

牙嘴半個不字，一刀一個管殺不管埋呀！綿羊孤雁，站住。」可把水手嚇壞了：「老人家您瞧，出來了。」司徒朗一樂：「別害怕，慢慢停住。」小船距離大船很近後，停穩了。司徒朗道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小子們要劫道嗎？劫來劫去，劫到老太爺手裡來了，分明是找死！」兵丁一怔：「呀！老朋友，您是合字兒嗎？」「哈哈，跟你們和不到一塊兒。」「喲，不懂？您不是線上的朋友？」「我是繩上的。」「哎！通上你的名來。」「哈哈哈哈哈，老太爺複姓司徒單字名朗。有個外號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。」

司徒朗一報名姓，兩寨主「噌」的一下就站起來了，來到船頭一抱拳：「您是司徒義士爺？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到您老人家，想不到一旦之間您老人家今兒來到這兒。老義士爺，恕過我等末學後進，不曾遠迎，請老太爺上船吧！」司徒朗一聽，心說：噢！原來是認得我呀。司徒朗腳尖兒一點船板，一拔腰就上去了。「不是要劫我嗎？說這些個有什麼用呀？哈哈哈哈哈。想劫我也成呀！」司徒朗說著，包袱皮兒一打開，腰中一圍。「嚻楞」一聲響，五行輪亮將出來，眉毛稍往上一立，三角眼圓睜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口邊拔毛。老太爺我宰了你們！」兩家寨主連連後退道：「老義士爺，我們絕沒有歹心。我們確實是尊敬您的大名，我們十分尊敬老義士爺，您暫息雷霆之怒，慢發虎狼之威，我兩人有下情稟告。」說著就行禮。司徒朗收抱五行輪，往那兒一站，耷拉著臉：「好！你們倆人是怎麼回事？跟我提提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這個大鼻子頭的一指旁邊那位說：「老義士爺，他是我的兄長，姓徐名君字小俠，江湖人稱『萬古聽蹄獸』，我姓蔣名雄字英甫，也有個外號叫『乾載波尼象』。」

蔣雄、徐君是昆明本地人。幼年也是一樣的打家劫舍，得罪了一些人，人家揚言要把他們倆人殺了，這樣才跑到玲瓏島來，招納亡命，有這麼幾百名嘍囉兵，在水面上劫道。

這個玲瓏島，四水團圍，蘑菇頭兒山不容易上來，沒有山口，就在山根子底下有個羅絲灣。您用船都得從上頭往下順下來，放到水面，才能使用，用完後再拉上去。這地方不容易叫人攻破，但是他們倆人知道自己無能，徐君心裡頭有算盤，現在司徒朗來了，他們對司徒朗十分尊敬，想請司徒朗進山，這樣，他們倆人才把自己的實話從頭到尾說了。蔣雄說：「老義士爺，我們哥兒倆不敢高攀，打算跟您拜把兄弟一同進山，這金交椅第一把請您坐，今後一切我們聽您的。」司徒朗這麼一聽，也未嘗不可。便說：「那麼好吧！」

給了船錢打發小船走了，然後他們的船就進了山。

到了山根子底下，抬頭往上看，怪石嶙峋，搖搖欲墜，孤松倒長，槐柳垂垂，山頭兒可就衝下了。順著一個山縫兒，大船進去拐彎兒，這個地方叫「羅絲灣」。轉進來又來到稜牙縫，司徒朗一看，這裡犬牙交錯，十分險惡，這還不算，所有的山，當中盡是窟窿。整座山為什麼叫玲瓏島啊？就因為它有四百八十個山孔。你看這些山孔表面好像都是死的，實際上是活的，您瞧是活的，實際它是死的。不是本山裡頭的人，鑽進去就迷糊。

兩家寨主帶著司徒朗順著山孔進得山來，眼前呈現出大片的莊稼、成行的果樹。司徒朗遠遠一瞧，風景也美，白雲團繞，山勢很高，十分險惡。司徒朗心說：在這裡修造房屋也很好。便問：「二位，這些房子的格局是誰修的？」蔣雄馬上報告司徒朗：「這是我二弟徐君修建的。」司徒朗非常高興，這兒離八卦山又近，將來建成後也叫李昆看看。司徒朗便說：「徐賢弟呀，你還有點學問哪。」蔣雄也誇：「是啊，他學問好，山裡的事情多是他辦的。」

司徒朗點頭：「太好了！」一直來到大廳，三個人撮土為香拜了把兄弟，眾小頭目拜見大寨主。司徒朗接過帳簿來一查點哪，他們可真沒少存錢。司徒朗自己畫出圖樣，把蔣雄、徐君叫到自己的面前說：「由於我的老師要殺我，我從鹿耳門出國，坐海船到了大西洋。我裝啞巴，在機械廠裡頭學了很多的轉輪走弦以及各種的消息埋伏。我查看了這個玲瓏島，適宜製造消息埋伏，你們看怎麼樣啊？」二人點頭：「哥哥，錢有的是，您隨便花。至於說怎麼裝，怎麼弄，這就是您的事兒了，我們哥兒倆給您當助手。」哥兒仨商量一致了。司徒朗查看地形，隨著山勢修造消息埋伏，整個的玲瓏島全通了，真是固若金湯。

這件事情時間一長，混元俠逍遙叟李昆李太極知道了。哎呀！他心裡忐忑不安，自語道：「我哥哥司徒朗這個人的脾氣過於古怪、孤僻，而且我們倆人就因為一句話就不和了。他在玲瓏島修造消息埋伏，將來對我八卦山有很大的不利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李昆的心思叫八爺田方看出來了，八爺對李昆說：「哥哥，最近這些日子，我看您心神不定，一定有什麼事吧，能說出來叫小弟聽聽嘛？」李昆知道八弟胸藏錦繡，腹具良謀，但怎麼能把這話說出口來呀。田方見李昆猶豫不決，便笑道：「哈哈，哥哥，您的心思我完全知道，我也不便跟您提，我上玲瓏島去一趟。」李太極只能點點頭：「可以。」

田八他來到玲瓏島口，從山窟窿裡頭鑽出兵丁來，上下打量八莊主田方田子步。喝問：「幹什麼的？不要往前走啦，再走，我們可要放箭了。」田方一瞧，這地方真是天然的險要。田八爺道：「眾位多辛苦，在下是從八卦山來的，姓田名方字子步。我來拜見我的哥哥司徒朗。」兵丁一聽：「候著啊！」

趕緊派人往山裡報告司徒朗。

司徒朗心說：「田方上我這兒幹什麼來了？」讓他進來。」兵丁把田八爺帶進玲瓏島山寨，一直來到大廳前。田八爺見到司徒朗，急忙磕頭道：「哥哥，小弟田方前來拜見。」司徒朗一接：「哎呀！，老沒見了，我給你介紹介紹這兩位朋友。」司徒朗把蔣雄、徐君叫過來給田方一介紹。眾人坐好了以後，喝著茶。司徒朗板著臉問：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田方道：「自從哥哥離開八卦山以後，我總想來，最近聽說哥哥的工程告一段落，我呢，到這兒來看看哥哥，順便給您送點時令菜來，讓哥哥嚐嚐鮮。」說完田八爺把菜獻上，司徒朗很喜歡。哥兒倆說了一會兒話，田方一躬到地：「哥哥我跟您告辭了。」但是，過幾天又來了。就這樣連前帶後地來了好幾趟，每次來都帶些精美的食品 and 菜蔬。司徒朗就有點納悶：田八爺每趟來都給帶點兒我喜歡吃的東西，同時說些我喜歡聽的話，他到底要幹什麼呢？有一次田方來，司徒朗把臉沉下來道：「田方，你三番二次上我這來，給我送吃的，表面上看好像是對我尊敬，對我孝順，實際上你這裡頭另有所圖！你跟我說說你要幹什麼？如果你不說，從現在起，你給我滾，永遠別再進我的玲瓏島，你到底有事沒事？你說吧。」田方心想：這個老傢伙是厲害呀！「哥哥你要讓我說，我不敢說，我怕哥哥您不樂意，可是既然哥哥問到這兒了，我又想跟哥哥提提。您可千萬別生氣。」「好！你說出來，我絕不會生氣。」「聽說哥哥的轉輪走弦埋伏很是不錯，您別看我大哥李昆不樂意，您走後我們哥兒幾個談起來，誰都贊成，尤其是我，為這麼點小事讓哥哥您離開八卦山，我心裡很驚扭，但您也知道，我做得了主嗎？我上頭七位哥哥呢。您要離遠了，這也沒法兒了，可您又離得這麼近，我來了，一來是孝敬孝敬哥，二來呢，我想日久天長了，您明白我田方的心之後，您就會把您的消息埋伏教給我，也不用把手教，您只要把道理講清了就行，哥哥您看可以嗎？」田方一邊說、一邊察顏觀色。司徒朗聽完大笑道：「啊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這算什麼呢？老八，就為這個事兒，你嘖嘖咕咕的這麼些日子，叫我心裡不安靜。這沒什麼，兄弟，你什麼時候來，什麼時候我教你。」田方真沒想到，這麼乾脆。「哥哥，受人一藝便為師啊！哥哥比我田方大得多。那麼就兄長請上，受小弟一拜，您就算我師父了。」趴地下就磕頭。田方這一來，司徒朗這樂啊：「老八啊，快起來，快起來啊。」司徒朗吩咐備飯。

吃完飯，司徒朗帶著田八爺出來，圍著玲瓏島的山根子觀瞧。水裡頭都安好了滾龍擋、水磨、混江魚和巷子網，甬說你的船靠近我的山，魚靠近都給你打死！再說整個的院子裡，到處佈滿了鱗坑、淨坑、梅花坑、窩刀、立刀、窩弓竹弩和藥箭。牆頭兒上備有冲天弩，夜行人來了，單肘一擡牆頭，「叭叭」這弩箭就出來！不是打你的肋窩子，就是打你的胳膊，有的還是藥箭哪，打上見血封喉，六個時辰准死啊！

田八爺特別的聰明，一點就通。這不是一天的功夫啊！時間長了，田八爺學得非常好。當然，八卦山的幾位莊主都知道八爺到玲瓏島學消息埋伏，但八爺的真正目的，只有李昆知道。鐵背羅漢法禪僧、火眼金睛莫賀永、七爺韓忠，他們幾個有點氣壯膽子，也準備禮物到玲瓏島去了，用點獻媚的話一捧司徒朗，司徒朗就跟他們近乎起來了。司徒朗跟他們一近乎，田方心想：看我上這兒來，三位哥哥心裡不痛快，君子絕交不出惡言，我要對得起我三位哥哥，不能嘎嘣一下不來。這樣，開始田八爺還是隔上三五天來一回，慢慢地就隔十天、八天的來，再往後就過半個月、一個月、仨月、半年……逐漸疏遠。但是，根據司徒朗教的方法，田八爺也做了很多的魚皮人。這件事兒當然瞞不住法禪、賀永、韓忠他們。

這一次八卦山試五絕，他們就偷了田八爺兩個魚皮人兒，冒充韓寶、吳志廣。李昆也知道，現在法禪他們都逃奔玲瓏島去了。

李昆李太極把這件事情由頭至尾說完了，然後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唉！我這哥哥司徒朗蠻不講理，而且說變臉就變臉，性情古怪，本領高強。掌中一對五行輪實有萬夫不擋之勇。而且玲瓏島全山都是空的，各種消息埋伏全有。

你們要去了，登上死，撞上亡，我李昆對不起眾位。」老頭子說到這兒眼淚往下流。北俠勸說道：「賢弟呀，已經到這步田地了，也不完全賴你一個人，當初聽哥哥幾句話，也沒有今天。看來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海川啊，你多原諒你這個師兄吧。」童林沖著李昆一抱拳：「說句高攀的話，太極公，您是我的師哥，得了，咱們的事情就截止了。不就是玲瓏島嗎？行了，有什麼話，我們到玲瓏島去說，韓寶、吳志廣准落在玲瓏島。即使他們項長三頭肩生六臂，我這案也得辦啊！」

這時候，田八爺過來了，作了羅圈揖，說話很委婉：「童俠客爺，沒想到我們八卦山跟您鬧了這麼一場事，我三位哥哥不仗義，到現在，叫我哥哥李昆為難了。儘管您大仁大義，可以不咎既往，但是他們是不是真的逃往玲瓏島，這可就不得而知了。小可有一件事提出來，又無奈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正冠，在下當避瓜李之嫌，我又不敢往外說。」北俠秋田一擺手：「老八你不用這樣，海川是自己兄弟，為人光明磊落，在場諸位都是一樣的賓朋，你有什麼話就說出來，只要能為你哥哥李昆遮風擋雨，分憂解愁，再把二小拿住，國寶還了朝，咱們這一局事就算齊了，你不必吞吞吐吐。」田方說道：「我打算到玲瓏島去一趟，當然去了也很為難，我這三位哥哥真的在玲瓏島，他們會在我兄長司徒面前花言巧語、搬弄是非，說八卦山的壞話。但是我願意去一趟，我真的見著我哥哥們，他們確實在那兒呢，回來後，我們大家會集思廣益，設法再辦。不過，我是八卦山的人，不知諸位肯讓我田方去嗎？」

如果眾位認為我去不好，那麼就算我白說。如果眾位要說我去成，那我就去一趟。」西方俠於爺很喜歡田方，老俠於成搭茬道：「我看這件事情啊，八莊主可以去一趟，探聽虛實。咱們白費力氣，要把司徒朗得罪了，既逮不住二小，也得不得回國寶，這個咱犯不上。去趟如果真在那兒，我們再想辦法，找對策。大家看可以嗎？」於老俠是有威信的，說出來話一言九鼎。老俠侯振遠點頭：「老哥哥的話是對的，我們信得過你，八莊主，事不宜遲，你就去一趟吧。」

八爺田方告辭出來，自己來到船塢找了一隻船，命水手趕奔玲瓏島。八爺站在船頭，仰天長歎：「本來弟兄八人在八卦山與人無侮，與世無爭，閉門思過，納享清福，可以說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。萬沒想到，兩個小冤家辦出這種事情來，招惹得人家綠林群雄來到八卦山，你們八人就這麼一撤梯子，帶著國寶一跑，我們弟兄八人再想長相聚首就不容易了。」眨眼間，來到玲瓏島。田子步收斂心神，來到山口這兒，小船慢慢停穩。山洞裡頭出來人了，站在半山腰上往下喊：「幹什麼的？喲！八莊主。」老兵都認識田子步，八爺一抱拳：「哎，兄弟們辛苦了，我從八卦山來，給我哥哥請安來了，您給我通稟一聲。」「候著啊。」兵丁往裡跑，一直來到大寨，挑簾籠進來。單腿打千：「報，啟稟老莊主，眾家莊主，八卦山的八莊主前來拜見您老人家。」

法禪、賀永、韓忠這些人全都在，他們確確實實帶著韓寶、吳志廣逃到了玲瓏島。見了司徒朗，往那兒一跪：「哥哥，你得救救我們的命呀，就得仗著哥哥您了，我們爺兒幾個可活不成了。」說著痛哭起來。司徒朗一瞧說：「起來起來。怎麼啦？跟打狼的似的！有什麼事啊？」七莊主韓忠把眼淚擦乾，委委屈屈地道：「哥哥，您不知道八卦山的事啊？」韓忠韓殿遠連哭帶鬧地把事情全都說了，然後又說道：「我哥哥李昆不仗義，他要把我們兩個孩子交了出去，眼看著八卦山一敗塗地，就算完了，哥哥，您說這麼多年我們創八卦山容易嗎？可是我哥哥李昆辦出這個事情來，他對得起誰呀？你不替兩個孩子做主，反而向著人家。萬般無奈，我們爺幾個才跑到您這兒來，求哥哥您幫忙。」司徒一聽，「啪！」一拍桌子，火氣撞出來：「李昆實在不是人！人面獸心的東西，到了現在，把自己的姪子要送了禮，結交什麼姓童的。好吧，你們只管在我這兒住著，天大的漏子哥哥我頂著。」這會兒，他們都在大廳以內陪著司徒朗說著話兒，聽說八爺來了。韓忠他們嚇得魂飛千里外，魄散九重天。

